

#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 暨琼崖纵队成立90周年特别报道⑨



## 孤大田 岛战 二十三年

■ 本报记者 邓钰 侯小健  
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 黄祥

“母瑞山前风如刀，欺我壮士饥无粮。蕉叶茅草做军装，野菜野果充饥肠……”豪迈的战歌曾在定安境内母瑞山革命根据地回荡。在80岁老人王学广心中，这战歌穿越了山风与岁月，吟唱着琼崖红军在母瑞山留下的不朽功绩。

“山不藏人人藏人，母瑞山上谱写了一曲艰苦卓绝的革命壮歌。”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馆长王学广对那段历史娓娓道来。

他介绍，1932年秋天，琼崖红军在对国民党军队第二次反“围剿”斗争失利后，第二次撤退至母瑞山到突围成功的八个多月中，可以说是琼崖革命斗争史上最艰难的时期。“正是在这样艰苦环境下，革命星火得以保存，最终形成燎原之势。”



制图杨薇

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 
(琼海市中原镇迈汤乡文园村)  
革命烈士王业熹故居



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群众在雕像前悼念革命先烈。

本报记者 张杰 摄



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中，展出的红军革命斗争场景图。 本报记者 邓钰 摄

# 琼崖红军第二次反“围剿”斗争失利，转入母瑞山八个多月，最终突破重围 母瑞山上存希冀 他日星火再燎原

## ◆ 第二次反“围剿”斗争受挫

1932年7月，随着琼崖革命根据地的恢复和扩大，土地革命的不断深入和发展，琼崖革命形势一片向好，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。

琼崖的天空重现阴霾。当月，为扑灭琼崖革命烈火，广东军阀陈济棠派其警卫旅旅长陈汉光率所属3个团1个特务营，配合空军第二中队1个分队共3000多人赴琼，向琼崖革命根据地红军进行第二次“围剿”，一时间革命形势波云诡谲、危机四伏。

7月底，陈汉光部从海口港和澄迈县东水港登陆抵琼。陈汉光部抵琼后，第一团驻嘉积，第二团驻定安，第三团随旅部直属队驻府城、海口，以期分路驻扎，齐头并进。并采取“军事政治并重，剿抚兼施”的方针，以“迅雷疾风”的手段和“先攻要点”“重重包围”“分进合击”“各个击破”的战术，由北到南，对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进行大规模的“围剿”。

“敌军穷凶恶极，琼崖大地再次被白色恐怖所笼罩。”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赖永生说，敌人所到之处实行惨无人道的屠杀、抢掠、焚烧和奸淫，从琼山、文昌一直到定安、琼东、乐会、万宁，无数的村庄变成废墟，成千上万的群众和革命者的家属惨遭杀害。

面对来势凶猛的国民党军，中共琼崖特委迅速召开紧急会议，号召各革命根据地军民英勇抗击敌人的“围剿”，保卫根据地，保卫苏维埃政权。尽管我力量悬殊，红军独立师下辖3个团和1个行营，共1800人联合各根据地的赤卫队，在中共琼崖特委领导下，顽强奋斗，奋起反击。

赖永生介绍，抵达海南岛后，敌军迅速向琼崖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疯狂发动进攻。他们出动飞机大炮，以机枪火炮等密集的火力，向根据地狂轰滥炸、疯狂扫射。红军据险拒守，浴血奋战，打退了敌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，并在必经之路沿途挖陷阱、插竹签、埋地雷阻敌深入。“琼崖红军因寡不敌众，遭受惨痛伤亡，粮食、物资更被洗劫一空，几乎弹尽粮绝。”他说。

在敌人的疯狂进攻面前，琼崖红军虽英勇斗争，战局却是惨烈。至1933年初，琼崖几块主要根据地先后被敌攻破，除冯白驹、符明经带领的琼崖特委、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、红军警卫连在母瑞山，以及分散在各地的少数红军指战员和部分党政干部就地坚持斗争外，独立师已经解体，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均遭到严重的破坏，通讯联络和交通被打断了，琼崖党组织与省委和中央失去了联系。

赖永生表示，至此，红军第二次反“围剿”斗争失利，琼崖土地革命再次转入低潮，琼崖革命斗争进入空前艰苦的时期。

息，便再也无力站起来。由于敌人的重重封锁与不停的搜剿、袭击，包围圈越来越小，加上饥饿疾病的折磨，母瑞山上100多人的队伍，至1932年年底就只剩下冯白驹、符明经、王业熹、刘天佑(红军庶务长)等4名干部和20名红军战士，以及王惠周(冯白驹妻子)、李月凤(红军炊事员)2名女同志，共26人。他们像26颗革命火种，燃烧在母瑞山的密林深处。

值得一书的是，当地百姓对于琼崖革命的支持和配合，让冯白驹日后留下了“山不藏人人藏人”的感叹。在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的一面墙上，印着四幅水墨画，分别展现了百姓穿越陡峭峭山岭，为红军报信、送粮以及帮助红军作战和转移的场景。时光荏苒，这份红色精神早已融入这片热土，汇入当地百姓跃动的血脉中。

## 革命遗址

### 母瑞山

母瑞山位于定安县南部山区，是琼崖革命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“摇篮”，两次保存了革命火种和力量，为海南的解放立下不朽的功勋。1928年3月国民党蔡廷锴率军抵琼，大肆“围剿”苏区，琼崖军民奋起反击，因敌强我弱，反“围剿”受挫。是年冬琼崖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明率部转移到母瑞山，开辟革命根据地，第一次保存了革命火种。1932年7月国民党警卫旅旅长陈汉光率部对琼崖苏区大“围剿”。琼崖军民英勇抵抗，因敌我力量悬殊，反“围剿”失败。冯白驹带领党政军100多人在母瑞山恶劣的环境下，与敌周旋，最后只剩下25名英雄，经过8个多月艰苦卓绝的斗争后，于1933年4月突围回到琼山县革命老区，革命火种再次得到保存。



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一角。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黄祥 摄

## 链接词条

### 《艰苦岁月》

雕塑作品《艰苦岁月》是我国当代著名雕塑家潘鹤受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委托，为建军30周年美术展而于1957年创作完成的，通过雕刻在母瑞山上坚持斗争的红军干部王业熹吹笛子，小战士偎依身旁倾听的造型，生动展现了琼崖红军在第二次反“围剿”斗争中在母瑞山上虽然度过了异常艰苦的岁月，却依然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。

作品原件现存于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。1988年，潘鹤按照原样铸造了《艰苦岁月》铜塑，底座上有一行铭文“献给孤岛奋战二十三年的勇士们”，该复制品现落户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馆。(邓钰 辑)

## 码上读



扫码看母瑞山上存希冀，他日星火再燎原  
相关视频  
视频拍摄/剪辑 周达延

## ◆ 母瑞山蛰伏八月待天明

第二次反“围剿”斗争遭到惨重失败，几乎到了琼崖革命火苗最为微弱、琼崖革命武装岌岌可危的时刻，但以冯白驹为代表的琼崖共产党人并没有因此悲观绝望，而是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，决心再上母瑞山，保存革命火种，继续领导琼崖红军和人民群众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。

如今重走母瑞山，草木葱茏，花木掩映间，工人们正忙碌地堆砌砌瓦将红军医院、供销社粮食厂等革命遗址重新复原，处处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“定安县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崔开勇说，当年，在第二次反“围剿”斗争后，母瑞山各处基建荡然无存，琼崖红军面对的只有一片被炮火轰炸的废墟。在这一片危机四伏的山林里，琼崖红军艰难求生，萧瑟度日，一待便是八个多月。

“最先遇到的难题是饥饿。”崔开

勇介绍，琼崖红军最初还有些粮食储备，并可向百姓筹粮，但随着敌军的进一步封锁与袭击，战士们不得不在山间东躲西藏，粮食从饭团到稀饭再到饭汤，队伍最终断了粮。为了生存，红军战士只能上山下地寻找一切可解决饥饿的食材。河里的鱼虾、浮萍和青苔，林间的野菜、竹笋和野草，甚至树上鸟窝中的雏鸟和鸟蛋，都是红军的充饥之食。当时，一种叶嫩茎软的野菜几乎成了战士们每天的主食，这种野菜后来就被冯白驹命名为“革命菜”。

为了鲜活地展示当年琼崖红军的生活状况，王学广将“革命菜”移植至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园区，向每位前来参观的游客展示。“有些小朋友好奇地问红军吃革命菜是不是为了养生保健，我只好加倍严肃地告诉他们那段历史。”他说，当年琼崖红军长期靠野菜充饥，肠胃长期无油

盐荤腥，不少人瘦成了皮包骨，还因营养不良染上了夜盲症、水肿病等病症。“那般痛苦是今人难以想象的，也令人肃然起敬。”

当时与饥饿一起蚕食年轻战士体能与健康，还有衣不蔽体所带来的寒冷。崔开勇说，红军战士们没有多余衣物，在穿行密林时，身上军服早已变得衣衫褴褛。他们过上了野人一般的生活，冷时只能相互依偎取暖，睡觉时必须把芭蕉叶烤热当席睡，当被盖；火柴用完了，还得学古人钻木取火。

“由于没有固定居所，红军时常流动转移，今天睡山洞，明天睡丛林，山间潮湿寒冷，许多战士患上疾病。”王学广感叹，有多少人是被饿死、冻死的？没有确切的统计。在中瑞农场水坡5队22段的路边曾经有棵大榕树，当年有9位红军坐在树下休

## ◆ 浴血破重围战旗再飘扬

1933年1月下旬，冯白驹与另外两名干部分析了当前的形势，认为山上的环境实在不利于琼崖革命的恢复和发展，突围下山寻找党组织依然是最佳的途径。

当年春节期间，趁敌军疏于防备之际，冯白驹带领25名干部战士，由女炊事员李月凤带路，向澄迈二区转移。不

幸的是，因被人告密，李月凤在进村联系时被捕杀害。满怀着悲痛的25人只得连夜离开该地，重返母瑞山。

当年4月，冯白驹等25人再次突围下山。这一次，他们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埋伏，经过三天三夜的昼伏夜行，途经翰林、岭口、龙门、仙沟、甲子等地，最终回到冯白驹家乡(今海口市琼山区长泰村)，并与同在琼文地区坚持斗争的红军部队胜利会合。琼崖革命火种也因此得以保留。

“如果第二次革命火种没有保留下来，那么海南解放的历史可能就因此改写，谁能不说这是一场浴血创造的奇迹呢？！”王学广说。

浴血破重围，战旗再飘扬。赖永生表示，母瑞山突围的成功，与坚持琼文斗争的干部胜利会合，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妄图围歼中共琼崖特委领导机关的阴谋，保住了以冯白驹为首的琼崖党政军领导核心，对琼崖革命斗争的恢复、发展有着重要意义，琼崖革命从此出现了新的转机。

(本报定城8月16日电)

## 红色人物



王业熹 本报记者 侯小健 翻拍

■ 本报记者 侯小健 邓钰

在琼海市中原镇迈汤乡文园村，有一座历经百年风雨、青瓦灰墙的老宅，屋后是片槟榔林。这，就是琼崖革命烈士王业熹的故居。

老宅正厅墙上挂着王业熹的一幅炭画肖像：身着中山装，方脸，鼻梁上架副眼镜，眉清目秀，儒雅中透出坚毅。“曾伯父一生是从战火中走过来的，为了革命，他很少着家，我们后辈都十分敬仰他。”年近六旬的王业熹曾侄孙王壮自豪地说。

琼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陈锦爱说，王业熹是个追求进步的热血

# 王业熹：为革命出生入死

青年。1917年考入琼崖东路中学(今琼海加积中学)后，就成为该校学生运动的领头人。

1922年，王业熹随同乡到新加坡一带谋生。1923年秋，回国考入上海远东商业专科学校读书，并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26年初夏，王业熹受党组织派遣回琼崖工作，他先后在澄迈中学和琼东中学任教，配合琼崖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。

琼崖“四二二”反革命事变后，王业熹也撤退到乐会县第四区与琼崖地委书记王文明一起活动。之后，他随东路工农革命军攻下陵水县城，任中共陵水县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长。

1927年12月16日，陵水县苏维埃政府宣布成立，选举王业熹为主席。在王业熹主持的县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，全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高潮。

1928年冬，王业熹和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及红军走上母瑞山，开辟新的农村革命根据地，开荒生产，创办红军干部学校，为琼崖革命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积蓄了力量。1932年8月，王业熹等琼崖战士在母瑞山进行8个多月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。1933年4月，王业熹与冯白驹、符明经等25人突破敌人的重围，潜回到冯白驹家乡(今海口市琼山区长

泰村)。之后又与琼文县委的领导同志取得联系，继续点燃革命的烈火。

“王业熹一生追随王文明、冯白驹，为琼崖革命出生入死，对革命胜利充满信心，革命低潮时与同志们相互鼓励，经受了严峻的考验，支撑着革命的红旗始终不倒。”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赖永生说。

由于他长期在敌后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，积劳成疾，1947年5月1日逝世，时年48岁。为褒扬王业熹革命的一生，冯白驹于1956年6月在王业熹的炭画遗像上，题写了“生为民死为民，人虽死而精神尚在。”

(本报琼积8月16日电)